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四 潛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盧生

盧生者唐敬宗寶曆中常販燒朴灰往來於白湫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迹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貨設藥茗詐放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切知長者埋光隱德洞徹著龜頸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子主人家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有匠餅者負橐而至橐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門戒妻李然則僅枉費三千一百錢爾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速歸語之張亦素神虛慎乃閉門伺欲午果有人來扣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蹴其戶張重責搥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拔率妻子迴避及午時許行去數百步忽蹶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為妻謂必遇張所誣其天死有司官不能評衆人言張閉門之故觀

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辯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乃言及市椎僦舉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生不耐煩潛至潁州淮

州於陸秀才莊門或語陸云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盧陸騎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

盧曰君今年不可動夏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今始三歲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戒乎陸欣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者從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斂其地木數尺

果遇板徹之真有瓦散錢陸喜妻以指連紐草貴之將及一萬兒女忽哭切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涕且戒

微效見火燄爲灰燼自不能固豈有延年之力哉乃涉經山川訪師求道數年入霧中山嘗遇異人教其服餌雄黃凡三十餘年入青城山北崖之下得一洞行數里忽覺平博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間云青城真人劉祈叩

不已願示道要以拯拔沈淪賜度生死之苦真人指以岩室便栖止其中復令齋心七日而示其陽爐陰鼎柔金煉化水玉之方伏水煉鉛成汞髓之訣謂之曰胡剛子陰長生皆得此道亦名金液九變神丹之經丹分三品

語趙曰道者得隱形之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曉離後二十年名藉於地仙矣所爲多奇事蓋神仙也

劉無名

劉無名成都人也本蜀先生之後居於蜀生

而聰悟八九歲道士過其家見而嘆曰此兒若學道當長生神仙矣自是好道探玄不樂

名利弱冠閱道德經學咽氣朝拜存真修煉

之事常以庚申守三尸存神默呪服黃精白

木以希延生或見古方言草木之藥但愈疾

微效見火燄爲灰燼自不能固豈有延年之

力哉乃涉經山川訪師求道數年入霧中山

嘗遇異人教其服餌雄黃凡三十餘年入青

城山北崖之下得一洞行數里忽覺平博殆

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間云青城真人劉祈叩

不已願示道要以拯拔沈淪賜度生死之苦

真人指以岩室便栖止其中復令齋心七日

而示其陽爐陰鼎柔金煉化水玉之方伏水

煉鉛成汞髓之訣謂之曰胡剛子陰長生皆

得此道亦名金液九變神丹之經丹分三品

以鉛爲君以汞爲臣八石爲使黃芽爲用君臣相得運火功全七日爲輕水二七日變紫粉三七日五彩具內赤上黃狀如鵝慶復運火二年日周六百再經四時重履長至初則十月離其胞胎已成初品即能乾汞成銀丸而服之可以驅疾二年之外服者延年益算髮白反黑三年後服之刀圭蕭散名山周遊四海初品地仙服之半剖變化萬端坐在立亡駕馭乘龍白日昇天大都此藥經十六節已爲中品便能使長生藥成之日五金八石黃芽諸物與君臣二藥不相離亂矣千日功畢名上品還丹謹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真人視形氣功行合道者而傳之劉夢丹訣運於霧中山築室修煉三年乃成唐玄宗開成三年猶在蜀自述無名傳以示後人入青城山中不知所終

李終南

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曰相公可服丹砂九大但促壽耳懷中小玉象子如舉許大曰要求勾漏瑩者致

象鼻下象服其砂復吐出方可餌此乃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今以奉借忠孝是念無致其咎又出金象曰此是雌者與玉爲偶贊皇一一驗之無差服之顏色愈少鬚髮如漆乃求殊異凡數百人其後南遷職鬼門關逢道士怒索二象曰不誌吾言固當如此公偶拜下平至鱸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公至朱崖惜恨而卒乃知象者南方大獸句漏者朱崖之寶羅浮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贊皇不及也○李德裕也宣宗大中二年春德裕任潮州司馬秋九月為崖州司戶而卒其道士

竟莫知是何仙人

柳條青

唐宣宗大中末有異人號柳條青一日暴卒

○唐懿宗咸通初進士張辭不第後多遊江淮有道術養氣絕粒有詩曰爭奈一金烏頭上飛不住紅爐護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人或召飲合意則剪紙蝶二三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後至江南上昇去留詩云張辭張辭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即騰騰度世間心即飄飄出天外

李浩

李浩字太素不知何許人也隱青城山牡丹坪嘗與洞朱先生同游并注爾朱華靈詞作大丹詩百首行于世其後不知所終人或

士便鼓琴奏廣陵散操道士曰爾所製也故夜即園前身命酌石髓飲之又抽架上素書

晨視乃療治三十六種風白丸子方道士曰

將歸配合偏療世人功滿此來令李開目乃在青州北門外到家妻子已除服矣乃唐僖宗乾符三年也遂合藥治病無不痊愈後數年不喜食乃斷穀因訪枯井一旦不歸疑得路而仙去矣

陳允升

陳允升者入龍虎山唐哀帝天祐中人見於麻姑山計去家七十年矣顏貌如初刺史迎置郡中夜坐嘗曰豐城橘美願思之允升少頃攜數百枚至時人謂之仙矣

許鵠

許鵠真人唐末遊南嶺招仙觀壁上留歌一首云洪爐烹煥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初學行誰知日月東西生還爲萬靈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時石是石蘊葉深泥於不識鄧通餓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人

力丈夫未達莫相親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矣

褚叟

叟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若四斗益巴人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摘割開每橘有二隻鬚鬚眉蟠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長尺餘談笑自若與其決賭說一更曰君輸與我海龍神第七女

髮十兩智

黃十二枝繁錦被一幅絳臺

山霞寶散二劑一叟曰爾輸我瀛州玉塵九斛阿母療體凝酒四鍾阿母女熊盈子濟

虛龍縞機八納後曰於先生青城草堂還我

頃攜數百枚至時人謂之仙矣

許鵠

許鵠真人唐末遊南嶺招仙觀壁上留歌一首云洪爐烹煥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初學行誰知日月東西生還爲萬靈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時石是石蘊葉深泥於不識鄧通餓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人

道左老人

老人司馬裝流從伯自洛中往鄭州中路下馬覺道左人以其聲因搜蒿叢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翅俛喙翅關天若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雙杖數十步而至問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以塗則能飛矣裴素知道性甚高逸遂曰某請利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心且勤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至洛中千葫蘆生下裴欣然而往未信宿至洛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曰葫蘆生無難開模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血果得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可信士乃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數里行至一莊竹落草舍庭廡狼籍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曰此中有少水可就取裴視龕中有杏核一扇如笠滿中取水清色正白乃力舉之飲不復飢渴味如杏酪裴知隱仙拜請爲僕老人曰君

有世間微緜縱任亦不終其志賢者果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將一襍大如枕戒無竊聞復引裴槐鶴所損處毛已生復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戚且以犯酒色爲戒後還洛中路問

其附信將發襍四角各有赤蛇出頭乃見其

叔得信聞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叔後遊王屋山不知所終裴壽至九十七

終南山翁

陳季卿者江南人舉進士至長安十年不歸

一日於育龍寺謁僧不遇憩於火閣有終南山翁亦候僧偶坐久之壁上有寒瀛圖季卿

畢南路太息曰得此歸不悔無成翁對曰

何難折堦前竹葉置圖上渭水中謂陳曰注

目於此即到矣季卿熟視即渭水波濤洶湧

一舟甚大恍然登舟進棹極速行次禪窟寺

題詩云霜鶴鳴時夕風急羣鶴又向寒林集

此時輒棹悲且吟獨對蓮華一峯立明日次

潼關又題詩末句云已作羞歸計猶勝羞不

惜無知之狀養母甚孝所居臨池一旦忽扶

歸旬餘至家兄弟妻子迎見甚喜信宿謂妻

曰我試期已逼不可久留乃復進棹作詩別妻云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乃飄然而去家人輩皆驚異之倏忽復至渭水徑趨青龍寺山翁尚擁褐而坐僧猶未歸季卿謝曰豈非夢耶翁曰他日自知之經月家人來訪具述其事所題詩皆在

段毅

段毅累舉進士後忽如狂市中詎冷云一間

茅屋尚自修治任狂風吹連簷破碎斜橫斜

欹着倒也牆壁作散土一堆主人翁永不

來歸後病死及葬發視但空棺耳

鹿人

唐州有人獵於深山射中一鹿視之乃人也

呼獵者曰我隋初隱此山今日合死於子之

手但置我於石間獵者諾之遠遁而絕獵人

旬日再往即亡其尸矣

劉捷

劉捷淄州人有道之士也布裘繻巾詐爲愚

人著草鞋一束腰袋一袋入京求官

人見其裝束詰之曰我是天師弟子

其母登山是夕大水平地丈餘人始疑而異

之其後去城數里作窟室以居別築小室以居其母朝暮惟出視母寢食訖復還窟室坐如是十餘年士大夫欲見者入窟室中相對不交一談問亦不對但云速修速修而已母卒營葬訖一旦乘空棄去不知所在

白衣人

江陵李副使因落第至華陰見白衣人曰要

知向後事否乃書之分爲三封曰急難則開

後五六舉落第貧甚曰仙兄書可開也焚香

啓之書曰可於青州院前坐副使遂往少頃

見主僧曰松濬李長官識否郎君酷似其貌

李曰某先人也僧曰昔年賢先人有錢二千

貫在此院如負在心今付郎君予無事矣遂

載錢而歸數年不第曰此一生事第二書可

啓也書云某年月日可西市按轡行坐至日

遂往樓下有人云主司侍郎要錢千緡與致

及弟李郎上樓見之面遠約明年果及弟

後官至殿職副使一日患心痛甚遂啓第

三封曰某年某月某日江陵副使患心痛可

處置家事後兩日而卒

房州工人

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浚井千餘尺無水工
人掘壁別一天地日月世界署碑曰天柱山
門內兩童皓齒翼翼跣足未冠問汝胡爲至
此工人具陳本末須更有紺衣傳勑曰以禮
遣之引泉洗浴白泉漱飲甘美似醉行早日
有一國其宮室皆金玉城樓題云梯仙國工
人詢曰此國何如是對曰諸初得仙者闢送
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至諸天遊玉京蓬
萊崑崙姑射遂上山尋路門人曰汝來此須
刻之間已十數年却出舊穴應不可得當奏
請逼天關鑰匙與卿歸引上天門須臾雲間
已在房州詢陰家云已三四年矣工人自後
不食五穀莫知所在

江叟

江叟善吹長笛能作龍吟後適閑鄉玉盤豆
館道傍大槐樹下寢夜見一人數丈曰將謂
槐畔鉏麑乃是齋邊畢卓又指槐曰荆山館
中二郎來看大兄便聞槐上有人大笑候至
凌明到荆山館中見庭槐十圍疑附神物乃

曰某好道不逢師樹神有靈乞與指教神曰

但入荆山求鮑仙師必獲度世叟入山果遇
仙師令叟吹笛一氣清虛五音激越驅泉進
出引鴈行低搞葉辭柯輕雲出岫仙師曰子
之藝至矣但所吹者竹笛今贈子美玉笛吹
三年可致洞中龍必獲水丹吞之使爲水仙
無煩吾藥蓋子有琴高之相爾叟後三年岳
陽寺樓吹之果有龍化爲人持丹而來叟受
餌之遂變童顏入水不濡乃成水仙

洪志

道士姓洪名志不知何許人也少博學通經
兼明星緯醫藥之書能極其妙然未知名或
勉之趨權門以假借者答白良金美玉不知
以賣賣之竟不往既而以身世夢幻非堅牢
物乃出家爲道士遂隱廬山常乘青牛往來

江叟善吹長笛能作龍吟後適閑鄉玉盤豆
館道傍大槐樹下寢夜見一人數丈曰將謂
槐畔鉏麑乃是齋邊畢卓又指槐曰荆山館
中二郎來看大兄便聞槐上有人大笑候至
凌明到荆山館中見庭槐十圍疑附神物乃

以供坐人盡輒飽取人皆厭棄莫不驚而問

之志笑而不答及宿旅舍時天寒人見其單
服又無他衾褥衣物之類乃於戶窓窺其所
爲見其於小籃內取枕櫈覆卧物物皆足暨
復攜而出於是人知其有道矣皆曰洪郎非
若我輩皆草屨之後丹成仙去人名其處曰
青牛谷壇場猶存焉

桑俱鳳

白鹿洞隱者姓桑名俱鳳不知何許人也自
稱進士闡葺性閑不近人情嘗寄閩州紫極
宮一日買豬腸充饌就醋鑪汲水洗滌道士
怪之不借其鑪金乃生敵之時冬夜齋室唯
施一榻四面隙隙風霜切骨俱鳳乃脫布衫
於架上裸露酣寢衆人大駭次至諸宮謁南
平王一足草履一隻麻鞋自號野人或問左
傳蒸絳鞞是何等物答曰以橐安盤揮而
食之言論他皆倣此後到江夏依前狂率第
度使簡俾虞侯覩之出界至星子潭逕跨
身騰空而去荊州客將奉使武昌備見告報
自後又多在北地每參謁題榜云廬山白鹿

江叟善吹長笛能作龍吟後適閑鄉玉盤豆
館道傍大槐樹下寢夜見一人數丈曰將謂
槐畔鉏麑乃是齋邊畢卓又指槐曰荆山館
中二郎來看大兄便聞槐上有人大笑候至
凌明到荆山館中見庭槐十圍疑附神物乃

洞鄉貢進士桑俱鳳人多戲之竟莫知其所止云

司馬郊

道士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不知何許人也常遊江上披冠褐躋屐而行日可千里衣服不改而常新所爲相撞竟無敢近之者能許死以至青腫脣屬俄而復活嘗止於池州開元觀自宣之歟時有道士邵脩默亦往飲至城中約之與同行脩默避之先往至一鎮戍方息於逆旅而郊先至脩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酒旋即辱之主人初敬謝不得已而擊之既而互相殴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聚觀乃集鄉里縛其主人檢身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日乃行至夜半後問店中誰然曰已失司馬矣人方悟郊詐死乃釋主人脩默明日乃行至前百餘里詐問人曰司馬導師何時過去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早已過及到敵問之亦然每往來江上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

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阻曰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大郊不已衆共勸之郊怒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皆莫敢前俄而火盛燄出於竹瓦之隙衆惶惑既而火滅郊竹

器皆盡所卧床皆熏灼而薦席無焦者有朱翬爲池州法曹郊過詣之謂朱曰君色惡當病我即去君病中能呼我本名當有所應翬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然病熱甚重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善祐初朱有病惡

乃極口怒罵虞候虞候忿杖之數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玉日活杖我十日活矣未幾果然自是入廬山居簡寂觀無日不游覽雖深山峻嶺人跡所不可到者等閑一造如平地後醉卧數日弗起臨終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惟杖在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四

意莫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來藥甚效當再將來服家人驚曰此不令人入室陳某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病漸愈

郊嘗居歙州某觀病痼困甚衆擬欲白官司先以意問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爲之曰昨早已過及到敵問之亦然每往來而益篤主觀不得已乃口白縣令使人候之郊曰長者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郊